

## 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創作意識初探

何鈺萍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 摘要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與其他篇名或詩句中與飲酒相關者的飲酒詩<sup>1</sup>，是陶淵明創作思想的集中體現。梁·昭明太子蕭統於〈陶淵明集·序〉中指出：「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飲酒不僅構成了陶淵明的日常生活，酒也以絕美的姿態進入了陶淵明的大部分詩作中。本文撰述的目的在於針對陶淵明飲酒詩的意涵，探討它們的形成背景與詩中蘊藏之創作意識。

在前言部份，筆者先說明本文之研究範圍並對「陶淵明飲酒詩」做出定義，對於文中飲酒詩的意涵，做深度的研究，配合晉宋交替之時空背景、詩人面對仕隱抉擇、生死、名利等問題，內心必然充滿矛盾。因此將針對陶淵明作中，所流露的創作意識進行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飲酒詩中的創作意識，筆者分成三端加以研究：一是在他少壯時期、仕宦時期與初退隱時的抗爭意識；二是決定謝仕後，歸隱時期的消極意識；三是歸耕田園後，順應自然，對生死達觀面對的超然意識，最後做出結語。

**關鍵字：**陶淵明、飲酒詩、創作意識

<sup>1</sup> 見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我曾經就《陶集》現存詩文一百四十二篇作過一次統計，凡說到飲酒的共五十六篇，約佔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根據這個統計，應該說陶淵明有關飲酒的作品確實佔了不小的比重。」逢欽立：《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238。



## 一、前言

陶淵明寫的自況之作〈五柳先生傳〉說他自己「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 …，」<sup>2</sup>可知陶淵明自年輕時就極為嗜酒，他的好友顏延之也說陶淵明「性樂酒德」〈陶徵士誄并序〉<sup>3</sup>。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傳〉記載：「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sup>4</sup>既有天性愛酒，以酒自娛的心態，也不能排除其藉酒忘懷世事、飲酒遠禍的心理趨向，而且更主要的是，酒以及飲酒時的感受已經成了陶淵明書寫的對象，構成他作品中令人不可忽視的重要文學現象。

本文所研究的陶淵明飲酒詩，乃依據逯欽立校注之《陶淵明集》，以篇名與詩句中有關飲酒的作品共五十六篇作為研究範圍。因此，除了詩名中有酒標名與酒有關的作品：〈連雨獨飲〉<sup>5</sup>、〈飲酒〉二十首<sup>6</sup>、〈止酒〉<sup>7</sup>、〈述酒〉<sup>8</sup>共二十三首之外，其他詩句中涉及酒的詩作，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sup>9</sup>、〈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sup>10</sup>、〈乙酉歲九月九日詩〉<sup>11</sup>、〈歸園田居〉其五<sup>12</sup>……等，也屬作者之研究重點。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探究陶淵明處於東晉政權更迭、喪君亡國、晉宋交替的時空背景下，徘徊於出仕和歸隱之間，內心充滿矛盾之際，怎麼展現過人洞悉世事與覺察能力、表達哀悼悲痛的情感？如何做出安頓身心的人生抉擇？並深入分析其抒發胸懷、思考人生重大問題的飲酒詩中所蘊涵的創作意識。

本文內容分為五個部份：

<sup>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3</sup> 南北朝·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轉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1 月），頁 1。

<sup>4</sup> 《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

<sup>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6-100。

<sup>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101。

<sup>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1-105。

<sup>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7。

<sup>1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sup>1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sup>1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3。



一、前言：首先對本文的研究範圍—「陶淵明飲酒詩」做出定義，再依陶淵明飲酒詩之內涵加以分析，將創作意識分為：抗爭意識、消極意識與超然意識等三端加以研究，並對本文之內容作扼要說明。

二、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抗爭意識：由詩句中分析出陶淵明具有感時憂國、退隱躬耕此二方面的思想，發展出抗爭意識，影響他的仕隱選擇。

三、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筆者研究後認為陶淵明苦於生活貧困、適逢亂世、死亡憂慮等種種的現實因素，因而形成消極意識並加以敘述。

四、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超然意識：抱樸含真與委運順化乃是陶淵明展現於飲酒詩中的超然意識，有詩人獨特之順應自然與達觀面對生死的哲學思考。

五、結語：總結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創作意識。

以下將以此順序，加以闡述。

## 二、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抗爭意識

陶淵明在少壯時期曾經立志一展抱負，仕宦時期也曾有大濟蒼生的理想，但是因為身處晉宋易代的亂世，詩人樸實恬淡、真淳自然的性格又與官場格格不入，因此選擇了退隱躬耕，過著自給自給的生活，作為安頓身心的歸宿。

### （一）感時憂國

陶淵明於仕宦時期擔任過桓玄幕僚與劉裕參軍，那時他們還沒有篡奪的行動和謀逆的作為，可是陶淵明已看出了他們的篡逆之心；這些軍閥沒有一個為人民福祉著想，所爭奪的都是一己的私利，他們背信忘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飲酒〉其十七<sup>13</sup>中，詩意透露出這樣的訊息：

<sup>1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陶淵明雖然受儒家思想影響，認為讀書人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是幽蘭和蕭艾有美惡之別，當發現自己和爭權奪利的小人混在一起時，他迷失了道路。當自我迷失了，如何找回來？「任道或能通」，所謂「任道」，即自然之道，即是〈詠貧士〉其五<sup>14</sup>所言：「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不過，陶淵明之所以作了歸隱田園的選擇，不只是因為「任道」，更是因為看出了仕宦道路的險惡，於是說「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sup>15</sup> 在義熙八、九年（公元 412-413 年）之間，劉裕拼命的排除異己，這些人曾經與劉裕長期共患難地征討桓玄，等到桓玄被滅了，這些人也被趕盡殺絕。這些「烏盡弓藏」的例證是陶淵明所耳聞目見，因此「覺悟當念還」是指當時的政治現實而發出的覺醒，因此他決定及時謝仕歸隱，不在宦海裡浮沉。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 420 年），劉裕倚仗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及部份門閥的支持，廢晉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篡奪東晉政權，改國號為宋，歷史上稱之為「劉宋」。面對時代的劇變，陶淵明一改他自然平實，不加藻飾的寫詩風格，寫下一首〈述酒〉，詩中大量使用晦澀的典故和隱語，使得詩意令人費解：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

諸梁董師旅，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

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

<sup>1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6。

<sup>15</sup> 「……高烏盡，良弓藏」出自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史記（四）列傳（一）（台北：啟業書局印行，1977 年），頁 2627。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述酒并序〉<sup>16</sup>

詩名為〈述酒〉，終篇卻無一字提及「酒」。儀狄、杜康是古代善釀酒者，傳說酒由狄儀造出，再由杜康潤色。比喻桓玄篡位於前，劉裕更甚於前，終致東晉滅亡，改朝換代。為了篡位，桓玄曾酖殺司馬道子，而劉裕則酖殺晉恭帝，都是用毒酒來完成篡奪的野心。袁行霈說：

既然是寫從宋武帝篡晉之事，為什麼要取〈述酒〉為題呢？這和晉恭帝被藥酒毒死有關。酒，居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這是杜康當初萬萬沒有想到的，陶淵明視之為生命一般的、須臾不可離的酒，成為弑帝篡殺人武器，陶淵明也會感到震驚。<sup>17</sup>

逯欽立更為此詩做出譯解，並說明此詩比起其他詩篇至少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它是一首啞謎詩，不大容易理解。第二，作者不敢明目張膽地諷刺劉裕政權，但又要表達他對於篡奪的詛咒，所以一方面通過題目下的小注暗示其寫作主旨，一方面又把桓、劉兩次篡奪採用反復的並列對比，盡量讓讀者找出蛛絲馬跡。……，第三在反應作者思想情感方面，也較其他詩完整一些。……詩的結尾四句：「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作者表達了他完全以伯夷、叔齊餓死西山的態度對待桓、劉的改朝換代，認為東晉滅亡了，作為忠於一朝一姓的陶侃的後代，只有當隱士了此一生。總之，〈述酒〉詩以極大的義憤控訴了殘暴邪惡的篡奪事件，對桓玄、劉裕表示出至死不屈的抗爭精神。<sup>18</sup>

〈述酒〉詩中運用大量的典故，暗示了東晉與劉宋間從桓玄篡位到劉裕弑逆的歷史真相，表達了陶淵明對安、恭二帝無辜被害的同情和對劉裕的嚴厲譴責，是一首十足「感時憂國」的諷刺詩。這首哀悼安、恭二帝的詩，值得注意的是詩中全篇內容無一字提及「酒」，陶淵明僅以自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來說明，卻以酒來做為標題。〈述酒〉詩中，陶淵明與以往平淡自然的筆法大相逕庭，用辭多譬諭與象徵，除了逯欽立以外，古直、方祖燊等研究者也曾加以箋釋與詳註，仍不易串連出詩意，使人無法通盤的了解。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它是陶淵明

<sup>1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0-101。

<sup>17</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頁 115。

<sup>1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36-237。



感傷於政治混亂、人心黑暗的諷刺詩，之所以如此隱晦，詩意使人費解，應該是詩人於亂世抒發內心的沉痛，為了避禍而不敢言明。對於此詩，魯迅也說：

《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sup>19</sup>

〈飲酒十七〉和〈述酒〉詩中，可以看見陶淵明遭逢改朝換代的巨變，對當時政治社會的憂心，在詩作中揭露和譴責謀逆者的殘酷暴行，用詩人的筆鋒敘寫時事，展現對劉裕用卑劣手段奪取政權的強烈憤慨。

## （二）退隱躬耕

歷代學者對陶淵明的隱逸大都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這代表著他真純的人格修養，如蘇東坡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sup>20</sup>〈書李簡夫詩集後〉；梁啟超引〈感士不遇賦〉<sup>21</sup>的序文說道：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易風移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這是他棄官最主要的動機，從他詩文中到處都看得出來。<sup>22</sup>

筆者認為他的「隱」是對黑暗政治的反抗，因處於亂世不得不隱，尋求明哲保身，合於超然世俗的聖人之道。他在退隱躬耕的時期投身於田園，實際參與種與農務，寫了許多讚美農村生活鼓勵勞動的田園詩。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sup>23</sup>：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sup>19</sup>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頁554。

<sup>20</sup> 摘錄宋·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33。

<sup>2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45。

<sup>22</sup>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7月），頁33。

<sup>2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7。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與「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是說可以充份享受南畝田舍之安靜而不受打擾，與鄰里在農忙之餘飲酒話家常，意謂不受俗事所煩擾的隱居之心。清·孫人龍云：「此言道不可行，欲常為農夫以沒世。寫景精絕。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寓避世意。」<sup>24</sup> 陶淵明深受儒家大濟蒼生、建功立業的觀念影響，卻因生逢亂世而「聊為隴畝民」選擇獨善其身，以歸隱來表達內心對現世的不滿與抗爭。又如〈飲酒〉其十九<sup>25</sup>：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陶淵明似在回顧自弱冠薄宦之事到辭彭澤令，世路多歧使他對仕宦之途止步，「與物多忤」〈與子偃等疏〉<sup>26</sup>令他內心沉痛，只可憑濁酒以自我陶醉。「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里。」堅持耿介的原則，寧可回歸田園務農。感到「志意多所恥」是由於陶淵明是一位志節操守嚴格的詩人，如同梁啟超說：

那種慚恥悲痛，真是深刻入骨。一直到擺脫過後，才算得著精神上解放了。所以他說：「覺今是而昨非。」<sup>27</sup>

〈飲酒〉其十九這首飲酒詩即包含了陶淵明平生的品格、志節和與反抗濁世的意識與操守。辭彭澤令後，晉朝末年朝廷徵他為著作郎，他卻辭不就任，再度放棄了出仕的機會。劉裕篡晉建立宋朝，使陶淵明更厭倦了仕途，直至晚年，即使貧病交迫、仍不改其風骨，因此世號「勁節先生」<sup>28</sup>。

<sup>24</sup> 清·孫人龍纂集《陶公詩評註初學讀本·卷一》轉引自《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2 年 4 月），頁 132。

<sup>25</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8。

<sup>26</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

<sup>27</sup> 梁啟超：《陶淵明》，頁 21。

<sup>28</sup> 南北朝·梁·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8。



### 三、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

歷來人們對於陶淵明飲酒詩的研究，是關注他擺脫仕宦生活的羈絆，藉著酣觴賦詩來抒發胸懷與才華，以及詩歌中真淳自然的藝術風格。但是，他在歸隱時期的詩歌中流露的悲傷之情，遠超過生活的優游自在與心靈的寧靜愉快。陶淵明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其實源自於他個人對人生的追求與社會現實難以合一而產生的內心衝突。本節中，將以陶淵明苦於生活貧困、適逢亂世、死亡憂慮此三項原因，隨之形成飲酒詩中的消極意識加以討論。

#### （一）生活貧困

陶淵明在出仕之前，家境就非常貧寒，顏延之形容他：「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陶徵士誄〉<sup>29</sup>；陶淵明自己也說：「幼稚盈室，瓶無儲粟。」〈歸去來兮辭并序〉<sup>30</sup>陶淵明的一生，幾乎都在與貧困進行拼鬥。陶淵明即使「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也不得不為家庭「投耒去學仕」〈飲酒十九〉，但是他崇尚自然的本性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使得他與現實官場格格不入。雖然陶淵明的飲酒詩中充份展現出精神層面的獨立性與不流於凡俗、人品高潔的特點，但是為貧而仕又因隱而貧的生活，使陶淵明的一生受盡貧苦的糾纏，成為困住他生命揮之不去的陰霾。如〈詠貧士〉其二<sup>31</sup>：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阮，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此詩為陶淵明窮居後生活的真實寫照，穿著破衣服晒太陽以取暖，「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三餐不繼、無酒可飲，即〈五柳先生傳〉所云：「環堵蕭然，不

<sup>29</sup> 南北朝·宋·顏延之：〈陶徵士誄〉，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2。

<sup>3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sup>3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sup>32</sup>他或許安貧樂道因此沒有愧色，但是妻兒卻可能因他的辭官衍生而來的貧困生活發過怨言，鄰居或許也有「閒居非陳阮」的議論，使得陶淵明寫出「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與子儼等疏〉<sup>33</sup>表達內心無奈的感觸。還有他所作〈己酉歲九月九日詩〉<sup>34</sup>也是在寫復得返自然之後<sup>35</sup>窮困的情況：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從這二首詩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雖然心靈得到了自然，而生活愈發窮困了。有類似情景的，還有〈九日閑居并序〉<sup>36</sup>詩序中說：「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九月九日是重陽節，詩人好飲卻空服菊花無酒可飲，可知陶淵明當時窮困不已的情況。蕭統〈陶淵明傳〉曰：「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sup>37</sup>陶淵明歌詠九月九日的詩，或許與此故事有關聯性。陶淵明不願再出仕領取俸祿後，田園生活雖然自在閒適，但常為收穫不豐的貧困生活感到無奈。還有一首〈乞食〉乃陶淵明作於晚年的詩，更是道出了他已屆花甲之年卻貧苦至極的不堪景況：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乞食〉<sup>38</sup>

<sup>3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sup>3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189。

<sup>3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sup>35</sup>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頁 72-73。

<sup>3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sup>37</sup> 南北朝·梁·蕭統〈陶淵明傳〉，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6-8。

<sup>3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8。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基本需要，衣食溫飽不能解決，好飲酒卻常無酒可飲，面對貧困陶淵明寫下「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sup>39</sup>以「道勝」來寬慰內心的哀傷；但是面對家計的難以維持，和生活物資的缺乏已無可迴避的現實，背負著家庭責任的陶淵明，因為生活貧困，使得他看似放達灑脫的飲酒詩中充滿著悲苦和淒涼，這種消極的意識，是陶淵明對於生活貧困長期的無奈承受。

## （二）適逢亂世

陶淵明身處於亂世中，一首〈歲暮和友人張常侍〉<sup>40</sup>的飲酒詩，表達對於時局動盪之感觸：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  
素顏歛光潤，白髮一已繁。闕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  
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古直箋注云：「『市朝悽舊人』明指禪革。『驟驥感悲泉』，以興歲暮。」<sup>41</sup>此詩作於義熙末年，正適逢亂世、晉宋交替，乃一朝代之暮；詩人此時已五十四歲，是己年之暮，得面對年邁而死亡的憂慮；再來是喟嘆歲時之暮，加上「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更可體現陶淵明被世間種種愁苦糾纏，因而心中無比的悲淒。身為政治混亂時代的詩人，對官場的腐敗與黑暗簡直忍無可忍，那與他理想中的社會相去太遠，因此他在〈飲酒〉其二十<sup>42</sup>中寫下了：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sup>3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6。

<sup>4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6-67。

<sup>41</sup> 古直箋注：《陶靖節詩箋》，〈陶箋卷二〉，（台北：廣文書局，1974 年 12 月），頁 17。

<sup>4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晉宋之間臣弑君，子弑父的亂世，戰禍連年、生靈塗炭，是一個極其墮落、社會風氣敗壞、走上滅絕的時代，根本沒有人會去讀六經當中的任何一部，因此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陶淵明的內心對於身處這樣的「絕世」，應是無比沉痛失望的。「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陶淵明在〈桃花源詩·序〉的結尾寫下悲涼的一句話：「後遂無問津者。」<sup>43</sup>找尋不到改善社會的出路固然是一種悲哀，最令陶淵明傷懷的是所有人都放棄了，已經不懷抱一絲絲希望了。對社會現狀充滿無力感與哀傷的讀書人，無計可施，只能以飲酒來消解內心的憂愁。至於「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葉嘉瑩在《陶淵明飲酒詩講錄》總結：

陶淵明說的是醉話嗎？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借飲酒說出了自己內心對任隱選擇的看法和對自己生平出處的反省，這些話倘若明說肯定會招來禍患。所以，從他最後這兩句解釋自己的話我們反而更能夠見到：這二十首飲酒詩深具苦心，絕不是無所為而作的。<sup>44</sup>

在魏晉時期，凡是有學問、具備名聲的人很少有保全名聲又保全性命的，因此有些人就以「飲酒」來逃避。宋·葉夢得《石林詩話》云：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sup>45</sup>

吳郁音的碩士論文《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當中說：

千古以來憂患意識都是中國文人的精神指標，然而魏晉時期嚴酷的現實環境和嚴重的社會秩序失調，憂患意識已不足以負荷整個道德和責任的十字架。因此，魏晉文人選擇了「酒」做為他們自身從歷史、文化和價值狀態中剝離出來的工具。<sup>46</sup>

適逢亂世，有人送酒來並勸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飲酒其九〉陶淵

<sup>4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5-166。。

<sup>44</sup> 葉嘉瑩著：《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桂冠書局，2003 年 10 月），頁 233。

<sup>45</sup>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語，轉引自晉·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153。

<sup>46</sup> 吳郁音：《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92。



明雖留下了酒，卻表明「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sup>47</sup>毅然決然的拒絕送來名酒之人的要求，不願意隨波逐流。面對亂世，他只能飲酒賦詩，並以酒醉為藉口寫下了〈飲酒〉二十首，即使詩句內容有很多難以明言的隱晦之處，若有得罪，祈願「君當恕醉人」莫要引來災禍的消極態度。

### （三）死亡憂慮

在陶淵明歸隱田園後，他的內心還是充滿著對國家的關注與對世道的憂嘆，他並未失去生活的熱情，甚至對時光的消逝與生命無常有超乎常人的憂慮。因此在陶淵明這時期的作品中，對於時光易逝的感嘆與死亡的憂慮是常見的主題。「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飲酒〉其三<sup>48</sup>；「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飲酒〉其十五<sup>49</sup>；「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其二<sup>50</sup>。人類在面對時光流逝與年華老去時，總是感到無力與自我的渺小。尤其當陶淵明歸園之初的閒適與飄逸已然成為過去，而政治的黑暗與自身貧困的生活使得苦多樂寡，少壯時期的宏願無法實現，心靈的寂寞無法消弭，讓他感受到老之將至，詩作中透露出死亡憂慮的消極意識。這個時期的作品提及死亡的還〈擬挽歌辭〉其一<sup>51</sup>：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此詩意味著人之有生，則必有死，生命並沒有長短之別。〈擬挽歌辭〉中，想像死後情形，繪聲繪影，彷彿真有其事。而陶淵明語帶譏諷地自嘲：「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實在令他這名嗜酒者深以為憾，再看他的〈擬挽歌辭〉其二<sup>52</sup>：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sup>4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92。

<sup>4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

<sup>4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sup>5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

<sup>5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sup>52</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

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陶淵明的自作挽歌，表達了他平日家貧以致無酒可飲的憾恨。等到生命終結，佳餚與美酒成了祭拜自己的供品時，仍舊無法親嘗，著實令詩人抱憾不已。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

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

步步尋往跡，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

人世之盛與衰，一如季節之寒暑更替，面對自己的年紀老邁，氣力衰退，常受到即將死亡的威脅，僅能以「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兩句詩來豁達應之。關於死亡的憂慮，詩人依舊選擇「以酒消憂」，排解內心的苦悶，且看飲酒詩之〈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sup>53</sup>：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餘襟良已殫。

陶淵明寫出了因人生短暫而產生的感慨與嘆息，「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即使與友人飲酒，仍不免於墓柏下觸景傷情。筆者亦認為歸隱後期直到老死，陶淵明於困苦、忍耐磨鍊下，已將人生看穿了，故轉入到「無我」的境界，作品逐漸有著「超然世外」的旨趣。

#### 四、陶淵明飲酒詩中的超然意識

<sup>53</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



陶淵明對生命問題的思考最終歸於「自然」，這是一種慨嘆於生之短促、死之難免的消極意識中超脫的態度。

(一) 抱樸含真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詩〉<sup>54</sup>

「抱樸含真」體現了陶淵明的社會理想，他認為上古時代的百姓是最淳厚樸實的。奈何「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其二十<sup>55</sup>陶淵明內心期盼人保有上古時代人類的自然本性，再也沒有污濁醜惡，於是在他的〈桃花源記并詩〉<sup>56</sup>中，生動的呈現了抱樸含真的理想社會圖景。「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爭奪與算計，大家都從事勞動與耕作；「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沒有國君也沒有賦稅；「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禮制與穿著均保留古風。這種自給自足、悠然自得的桃花源就是陶淵明理想社會的藍圖，是陶淵明真正嚮往的境地。如〈雜詩其四〉<sup>57</sup>：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邱壟，用此空名道。

「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陶淵明希望過著簡樸而快樂的日子，與親友盡興飲酒、和子孫話家常，安閒中有著最簡單的情味。清·溫汝能評此詩曰：

親戚一處，子孫相保，非處順境者，難觀此景象，而況亂世乎？語語質，語語真。有此真樂，便可縱飲忘憂，此淵明所以甘於隱遁而不悔者，其在斯歟？<sup>58</sup>

陶淵明在年少時志在四方，所以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sup>59</sup>

<sup>54</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4-25。

<sup>5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sup>5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5-166。

<sup>5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6。

<sup>58</sup> 清·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四，轉引自晉·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頁 255。

<sup>59</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的理想。但無奈的是「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sup>60</sup>如今只願能享受天倫之樂，每天都有酒可以喝，優游自在的過日子，而功名利祿早不放在心上。此外，〈連雨獨飲〉<sup>61</sup>這首飲酒詩也提及「真」：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意謂著初酌已遠離世情，再飲則到達忘天的境界了；這裡的天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忘天乃因重觴而與天合而為一；「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是說「天」雖偶爾忘掉，卻沒有片刻離開過，必須以任真為先，才能到達此境界。「抱樸」出自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治國》<sup>62</sup>而「真」則出自莊子曰：「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莊子·漁父》<sup>63</sup>又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返其真。」《莊子·秋水》<sup>64</sup>因此「真」指的是人自然的本性，與世俗禮法相對立。「抱樸含真」的意思，即是保持自然的本性，不為名聲而奉獻本真，才能免於受到禮教的約束與名利的糾纏，並獨立於污濁混亂的社會之外。這首詩是陶淵明獨飲中體悟人生，多有道家哲學思考之作。

## （二）委運順化

陶淵明飲酒詩中除了對生死問題存在消極意識外，在現實的磨練與長期的思考後，轉而以自然的態度對待生，以超然的態度面對死，用委運順化的思想化解了對生死的矛盾與困惑。

<sup>6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

<sup>6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sup>62</sup> 王培編譯：《老子新編校譯》，（原出版者：遼寧人民出版社；台北，紅葉文化，1993 年 4 月），頁 510。

<sup>63</sup>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漁父》，（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頁 670。

<sup>64</sup>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漁父》，頁 332。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sup>65</sup>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神釋〉<sup>66</sup>

聊承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悉疑。〈歸去來辭〉<sup>67</sup>

幻化、大化、承化都是指人由生到死的變化過程，即指死亡。生死主題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等作品中已經出現。陶淵明詩作中的生死主題既承襲了前人，又有不同與前人之處，他不再限於哀嘆人生的短促，而是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來化解生命流逝與世間無常所帶來的憂愁。「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感士不遇賦〉<sup>68</sup>人本是稟受大自然之氣而生，死亡也不過是回歸大地，只要順應自然，就能排解各種苦惱，達到自由的人生境界。袁行霈的研究：

〈形影神·神釋〉的主旨就是委運順化。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而是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詩歌的情懷顯得高出於以前同類的作品，而有了新的面貌。<sup>69</sup>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說陶淵明的人生態度是消極的，他也有志不得伸的遺憾與委運順化的一面，他與前人不同的，是以「順化」的思想去化解生死問題的困惑。他在〈自祭文〉<sup>70</sup>末尾所言：「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可以代表他對生死問題的總結態度。人生在世時已是困難重重，對死亡又時常感到憂慮。「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形影神·形贈影〉<sup>71</sup>既然不能「騰化」他就以「順化」來寬慰自己，不必為死後的未知感到困惑。陶淵明對生命的思考最終歸結為「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以自然的態度來面對生，以曠達的氣度面對死，這無非是一種超然於世俗的精神氣度。

<sup>65</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2。

<sup>66</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37。

<sup>67</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60-162。

<sup>68</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7-148。

<sup>69</sup>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120。

<sup>70</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6-197。

<sup>71</sup>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36。





## 五、結語

陶淵明飲酒常是在閒暇獨自一人的時候，眾多人生感受紛紛湧上心頭，湧向筆端，於是說：「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飲酒詩并序〉<sup>72</sup>、「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其二十<sup>73</sup>筆者研究陶淵明飲酒詩當中的創作意識，詩人一面嗜酒，一面「寄酒為跡」，回憶年少時出仕濟世的豪壯，煩惱於生活貧困，苦悶於老病將至，慨嘆適逢亂世與政治的晦暗。他對世事並不能冷淡和忘懷，謝仕及歸隱也不能解決他思想中的矛盾。從飲酒詩的研究說明了陶淵明的「飲酒」，正是作為詩人抒發胸懷、坦露本真的方式，並藉由飲酒來韜晦避禍。

隱居雖然是「獨善其身」的消極逃避方式，相對於出仕為官，顯然是一種對於黑暗政治懷有抗爭意識的作法。歷經亂世動盪的考驗、貧病糾纏的淬煉，詩人歸隱田園、躬耕自資，以詩酒自娛，對生死問題不再憂慮，領悟了生命終究應「回歸自然」，從而對生死問題達觀面對，並能超然於世外。在研究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創作意識及它們的形成背景之後，筆者認為詩人酣觴賦詩，經常在作品中出現飲酒的主題與詩句是為了在亂世與苦悶中抒發胸懷，仰賴此安頓自我痛苦的身心，實現理想的人生圖景，追求品格的高尚純潔。陶淵明的飲酒詩，處處充滿著哲理與人生問題的思考，而關於他謝仕歸隱的人生抉擇，絕非只為消極避世那麼簡單，而是需要強烈與現實抗爭的決心和超越人生各種考驗後才能成就。

<sup>72</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6-87。

<sup>73</sup> 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9。



## 參考文獻（依年代先後排列）

### 一、專書

清·龔自珍《龔定庵全集類編·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台北：世界書局，1950年11月）

明倫出版社編輯：《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12月）

古直箋注：《陶勁節詩箋附年譜》，（台北：廣文書局，1974年12月）

王瑤：〈文人與酒〉，《中國文學史論》（台北：長安出版社，1975年10月）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87年1月）

遼欽立：《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

王埜編譯：《老子新編校譯》，（原出版者：遼寧人民出版社；台北：紅葉文化，1993年4月）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魯迅：《魯迅文集·第六冊》，（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梁啟超：《陶淵明》，（台北：商務印書館，1996年7月）

莊周原著，張耿光譯注：《莊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

袁行霈撰：《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

傅佩榮解讀：《論語》，（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9年2月）

陶潛撰，楊家駱主編：《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世界書局，2000年6月）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

葉嘉瑩著：《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桂冠書局，2003年10月）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究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究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月）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北：里仁書局，2007年8月），頁235。

## 二、學術論文

吳郁音：《魏晉文化中「酒」的意義探討－以《世說新語》為例證》，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6月）。

吳元豐：〈陶淵明「飲酒」詩一至五探析－詩境與架構之討論〉，《清華中文學報》第四期（2010年12月）頁1-36。

